我的父亲母亲

□ 戴振福

不知何故，上了点年纪之后，我总会把平时束之高阁的谱书搬下来，轻轻放在桌上。然后，怀着一种恭敬或是虔诚的心情，细细阅览。从清朝光绪年间至今，我们这个家族续过四次谱，最近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为此次续谱，父亲是做了许多工作的，这次的谱书是凝聚着父亲心血的。

谱书上记载，我们这个家族原籍浙江绍兴，明永乐二年（1404年）先祖先集结于山西洪洞县后辗转而来，到父亲这一辈已繁衍了十八代。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祖父的身影，因为在我出生那年的秋后他就走了。从此，父亲便顶家过日子。祖父是做小买卖的，家里的事多半由我父亲做主，但大事还有我的祖母拿主意，诸如置宅子置地等等。听说，我祖母的最大功劳就是买地置了两栋宅子。我家住在前边这栋宅子内，叔家和祖母住后边这栋宅子。我们一家人住的这栋宅子原来是南房，后来朝前开了门，把后门堵上。前边又窄又小的院子内还栽种了两棵枣树。我10岁左右的时候，枣树枝已高高地没过屋顶，将屋顶盖过一大半，又紫又红又大的枣把树枝压弯，吸引着我贪婪的目光。叔和祖母居住的宅子后面，原来也有一个小院，院中栽种着七八棵枣树，还有榆树、椿树、杏树，俨然是个小树林。听父母说还种过葡萄、甜瓜之类的，我却没有什么印象，但对枣树的印象倒是很深刻。秋天来到的时候，所有枣树上的枣我都会摘下几颗尝尝，有的很甜，很脆，有的不甜，发艮。不过，着实解了馋倒是真的。就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有一种甜甜的幸福，涌满心间。

父亲脾气不好，性格有点暴躁，但很聪明，上学时间不长却能够识文断字，并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算盘也打得很好，一般的计算口算又准又快，这也是后来成为公社根治海河工程员的原因。母亲出生在一个土财主家庭，但很早就成了孤儿，被寄养在邻村的舅家。十八岁的时候，母亲嫁与父亲。也许是父亲脾气不好的原因，也许是母亲因家庭衰落遍尝世态炎凉的原因，母亲逐渐养成了吃亏让人、委曲求全的性格。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夫妻之间发生矛盾时，母亲总是第一个做出让步，宁可自己吃亏，也要顾全大家庭的和睦。结婚不久，因为我的婶子要进门，父母就把正北屋让出来，搬进又破又矮到处通风的南房，一住就是三十余年。

父亲年轻时，在外工作，家中一切都有母亲经管。记得有一年，大概是1977年，大姐和二姐相继得了一场重病，仅输液时间就有半月有余。那个年代，患一般的病是轻易不输液的，只有得了重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输液。半个多月的时间，不仅仅是看病花钱的问题，还有侍候病人内心受折磨、煎熬的痛苦，而所有这些，都是母亲一个人承受的。

父亲曾担任过粮站会计、信用社会计。每年冬季根治海河期间，父亲就担任公社工程员。再后来，土地责任制后，父亲便安心在家侍奉十几亩土地。我家的亲戚多是父亲这边的，母亲这边却是没有，我小时候对此十分纳闷，长大了才知是母亲很小就成了孤儿。这也可能是母亲柔弱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小时候每当年节下，我都会与父亲串亲，要穿过好几个村庄才能到达。有时到了姑家就住着不愿回来，因为那里有表哥、表弟和我玩，还有好吃的。一直到了年根儿底下，大姐去接我，才恋恋不舍回家来，还带回许多玩的东西。姑父是很大方的，每当这时会给我一元的压岁钱，高兴得我许多时间都是美滋滋的。遗憾的是大姑走得早，四十岁刚过就患病去世了。我的表叔很多，共十个，是舅爷和姨奶奶家的孩子。年龄尚小的我还暂时理不清这么复杂的关系，时常闹笑话。这时的姐姐就会借用《红灯记》中的一段台词幸灾乐祸般取笑我："我家的表叔，数也数不清。"

1993年2月，我结婚时父母已经年迈。后来，女儿出生。父母虽也欢喜但总觉美中不足，尤其是父亲总希望男孩更好些。几年之后，第二个女儿出世，彻底打消了父母要抱孙子的奢望。不过，父母的思想转变得也快：儿孙自有儿孙福，顺其自然。所以并没过多在此事上纠结，日子过得倒也平淡幸福。2002年元旦前的十余天，母亲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却大出我们的预料——胰腺癌晚期。我如同五雷轰顶，心如刀绞，泪如泉涌，仿佛天塌下来一般。然而，人无回天之力，第二年初秋，院子中的枣子渐红之时，母亲便离开了我们，尽管母亲拉着我们的手那样依依不舍。俗话说，不经世事不会成长。母亲的逝世，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亲人的永别。内心总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深深伤痛，很长一段时间，不愿与人交往，不愿大声说笑。即使现在生活有了改观，有时还会痴痴地想：母亲活着该多好啊！日月如梭，时间如水。八年之后，父亲因心脏病突然离世——悲伤的潮水再次涌满心间。

人去屋空。自从父母去世之后，那栋伫立在村子西部、北邻村里公路、凝聚着父母心血、承载着我们少年时光的老宅，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几年之后，我不得不忍痛将老宅卖给了他人，现在则已完全消失，没有了任何踪影，哪怕一砖，一瓦。

天边的风吹过来，吹过田野，吹向故乡的方向。

远处，家乡的老树、老宅、炊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行渐远。但有时又清晰、真实起来，我知道那是在心里或是梦中。

（作者单位：南皮县公安局）

心灵驿站

霜降柿子红

□ 兰新良

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是霜降。民间有谚语云："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枣。"霜降前几天，我应邀去老家一发小的果树园摘柿子。

树园里有十几株柿树，树叶虽然鹅黄，寥寥寂寂，出落得没剩下几片，但红彤彤的柿子，像一盏盏红红的小灯笼，挂在枝头，在深蓝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醒目，让人心里产生无限的暖意与怀想。

柿树上结的果实有三个品种，橘黄色的圆柿子像个小磨盘，一个有半斤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俗称磨盘柿子，吃起来香甜润滑；小的金黄玲珑，像个小彩椒，还有一种深橘红色的柿子更是红的通透，每一个都让人喜欢，像是画中的风景。我把枝上的柿子捧在手里，有些不忍心摘下它们，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柿子的美好，惊叹于季节的赐予。

有的柿树很高，采摘枝头柿子用的工具叫"舀子"，就是一根四五米长的木棍，末端安一个铁圈，下面缝上布袋。人们高高举起舀子，让铁钩钩住紧连着果蒂的树枝，往前一推或者向后一拉，柿子便落到了布袋里。我刚开始使用时技艺生疏，费了好大劲柿子才落入布袋，后来慢慢就熟练了。熟透的柿子人们称其为"烘柿"，红红的、软软的，里面满是甜甜的汁水。

霜降有吃柿子的习俗。霜降时节的柿子个大、皮薄、肉鲜、味美，不仅口感好，营养价值也高。家乡有"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的说法。还有些地方的民俗认为，霜降这天要吃柿子，不然冬天嘴唇会裂开。吃柿子是人生一大享受，不过它较为清寒，不可空腹吃，也不可和海鲜一起吃，容易伤肠胃。

霜降吃柿子，其实与朱元璋有关，据说他小的时候家中十分贫困，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年霜降，已经两天没饭吃的朱元璋饿得两眼发黑，突然在一个小村庄里看到一棵柿子树，上面结满了红彤彤的柿子。朱元璋饱饱地吃了一顿柿子大餐，才得以活命。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有一次领兵再次路过那个小村庄，发现那颗柿子树还在，他将其封为"凌霜侯"表示感谢。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后，逐渐形成了霜降吃柿子的习俗。

柿树的叶子，经霜即红。古往今来，博得了人们的青睐和赞美。唐代诗人李益写有："柿叶翻红霜景秋，碧天如水倚红楼。"宋代诗人黄庭坚写有"柿叶铺庭红颗秋，薰炉沈水度衣篝"。柿叶还可以泡茶喝，味道清香扑鼻，有保健功能。肥厚而硕大的叶子干燥后还可以供练字使用。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写过"却忆晤庐野糖味，满山柿叶正堪书"的诗句。

"柿"字因与"事"字谐音，被赋予了许多喜庆吉祥的内涵，"事事如意"便是对柿子的美称。

秋去冬来万物休，唯有柿树挂灯笼。在这个金秋时节，赏柿子、摘柿子、品柿子是这个季节最有趣味的事情。多吃点柿子，愿你我都事事如意，心想事成。

（作者单位：孟村回族自治县公安局）

清风

郝贵君 作

（作者单位：涿鹿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静赏秋叶

□ 王南海

深秋乍寒，叶落如梦。

我坐在一片绿地旁的长椅上，突然，被眼前的动态画面所感染。脚下的青草地上，落满了一层密密匝匝的叶子，它们或金或橙，或红灿灿的，层层叠叠。此时，它们仿佛在开着一场盛大的聚会，在秋风的吹拂下，你碰碰我，我摸摸你，嘻嘻哈哈的，全然没有一丁点悲秋的意味。

草坪的面积很大，即使在深秋，也依旧保持了绿色。几棵大树生长在草坪的四周，随着秋风的吹拂，那些金色的叶片就飘落下来。有的叶片像个小飞行员，它们先是鼓足了勇气，然后猛地起跳。在空中，似乎还要摆出个优美的造型来，有的还要翻转几个跟头，亮出了优美身姿，才缓缓飘落。而有的叶片，仿佛天生就是个"急性子"。它们借着一阵猛烈的秋风，"嗖"的一声，重重地拍打在草坪上，从飞到落，几乎是一秒钟的事儿。你只是刚刚眨了一下眼，它们已然躺在草坪上了。

阳光缓缓地从树叶间露出来，星星点点的。此时，你朝树上看，那些黄透了的叶子，竟然像极了一只只蝴蝶。那些叶片上的黑色的斑点，像蝴蝶翅膀上的花纹。阳光正好，叶片抖动着，让你感觉像真的蝴蝶一般，似乎只需再抖一下翅膀，就飞走了。

此时，那些飘飘的叶子，在我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张极富动感的画卷。它们或急或缓，飘飘然，一片，一片，数不清的叶子，都随着秋风，飘然而至。仿佛每一枚叶子，都是我的一个祝福，祝福给你，给他，给在这个秋日阳光下的所有人。

我不禁爱怜地捡拾起一片叶子，它的经脉如此清晰。经过了霜降，经过了寒风，叶片已经变得通体金黄，甚至发出了些许橘黄色。它似乎想告诉我什么吧，是春的勃发，夏的葱茏，还是秋之静美？

草地上有两片树叶，一大一小，小的叶片呈黄色，大的叶片呈红色。红色的大叶片将小的黄叶片紧紧地拥抱在自己的怀中，仿佛是一对窃窃私语的情侣。阳光打在它们身上，暖洋洋的，而它们始终保持着相依相偎的姿态。大树在一旁生长着，粗壮的树干，它静默不语，似乎看惯了生命中的离合。

突然想起清代戏曲家李渔的话："炎蒸初退，秋爽媚人，四体得以自如，衣衫不为桎梏，此时不乐，将待何时？"秋之可贵，却时光短暂。秋风一起，花残叶落。在这个季节，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都喜欢登高，赏菊，别有一番清雅。而此时，我却静静地坐在草坪旁，静赏落叶，却也同样感悟良多。

深秋，花会残，叶会落。可是，阳光温暖，岁月静好。此时，只静静地赏秋之落叶，竟然也如此灵动，如此欣欣然……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

深秋的一碗羊肉汤

□ 苗文金

深秋冷风飒飒，黄叶漫天，树枝、路上、楼顶、广场……一夜之间，整个城市似被黄金装裹，整个世界熠熠生辉。红色的枫叶淘气地在金装上搽涂一抹红胭脂，像少女的酡颜，美丽极了。漫步于黄金大道，闻脚下沙沙声，听树上叶子婆娑声，别有趣味。

有人说，秋是个寂寥易伤感的季节，而我认为，热爱生活的人，触景生情，看到的，感慨的，悟通的，永远是积极向上的事物。生活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心态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心境很重要。

漫步黄天黄地间，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抬头一看是她。秋风扫落叶，呼啦啦飘落一阵黄雨，她裹在里面，她笑着骑行到我身旁，戛然而停。她仍不下车，穿着白色球鞋的脚撑在地，扎着马尾，随性自然，置身秋色美景中，显得青春有活力。

秋天喝羊汤暖胃补气。我们相约在不远处的一家羊汤馆，远远便能闻到喷香新鲜的羊膻味。羊汤馆门面不起眼，"新鲜的羊汤，坐吧。"未进门，老板招呼我们往里面坐。她带着我坐到一僻静处。谈笑间，热气腾腾的羊汤端了上来。一勺入口，汤质优美，不膻不腥，味道鲜美。

汤是鲜的，生活是鲜的，因为我们心境是鲜的，就像秋天的黄叶铺天盖地，带来一个黄澄澄的世界。羊汤暖胃的同时暖的是心情，生活中不时需要一碗"羊肉汤"来调剂味蕾，来驱除单调和枯燥，赶走悲伤和阴霾，迎来灿烂美丽的阳光，换来个不一样的世界。正像我遇到古灵精怪的她，她带给人的是一份生气、活力，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你，怎能不开心？秋天的黄叶，是自然界的羊肉汤；她的出现，是我生活中的羊肉汤；她的羊肉汤，是那深秋的风，风吹叶落成风光，她置于画中，整个秋都变鲜了。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交巡警支队）

远去的炊烟

□ 贾建军

恬淡的夕阳下，冀南平原静谧的村庄上空升起了袅袅炊烟，放学归来的孩童，还在村口疯跑着追逐嬉戏，远处扶犁扬鞭的老农，开始卸下犁套，驾起牛车融入了斜阳的余晖。此时，家里的女人们早已煮好了饭菜，站在村后扯着嗓子开始呼唤"狗蛋、二丫……回家吃饭咯！"这是存入我脑海的故乡——成安三十多年前诗意般的画面。

那时的村庄，充满了烟火气，炊烟成了我割舍不掉的乡愁，因为那靛蓝色的袅袅炊烟携杂着母亲做的馒头、米饭的清香，是我们心灵深处最柔软温馨的地方。柴草对于农家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着一家人的饭食还关乎着一家人冬天的取暖，因此，挨家挨户地房前屋后都堆满了柴火垛。八九岁的时候，母亲便给我们下达每天捡柴的任务。放学后，我们三五成群的小伙伴放下书包撒欢似的奔向田野。柴草主要是玉米秸和棉柴。母亲将旧衣服扯成布条，给我们做成捆绳。到了田里我将布条顺直放在地上开始捡柴火。小时候贪玩，捡着捡着就捡到了花生地，因为花生地的蝈蝈最多，叫得最欢。只见一只绿色的大蝈蝈弓着后足，鼓着一双大眼，趴在花生叶上，抖动着翅翼拼命地叫着，我蹑手蹑脚慢慢地移到蝈蝈身后。听到动静蝈蝈就立马停止了鸣叫，我呢也不着急，站在蝈蝈身后。少顷，耐不住寂寞的蝈蝈又开始了复鸣，此时我一跃而起，双手一扣准能将它逮着。然后，从腰间摘下父亲用高粱秸扎的蝈蝈笼，挂在家里的枣树下听蝈蝈禅意的鸣叫。当然抓住最多的还是蚂蚱，回去后我用盐水浸泡干净，沥干水分，母亲架起油锅，一会儿一盘金灿灿的炸蚂蚱就被我们打了牙祭。这边逮得正欢，太阳已悄悄落山，那边月亮已经爬上来了，远处飘来了炊烟。糟了，捡到的柴火不知道放哪儿了！赶快寻回了柴火，哥哥从家里推来了排子车，我们把一捆一捆的柴火装上车，嬉笑着又推又拽着柴火车回家了。

我九岁时，哥哥就到县城中学读书了。家里农忙得很，我就钻进厨房帮父母烧火煮饭。我将苞米皮放在下层，上面放上茸茸的杂草，划上一根火柴，灶膛就亮了起来，一缕浓浓的炊烟开始升腾。不一会儿，火苗就窜出了灶膛，被烟熏的黑漆漆的墙面和我一起被笼罩在这暖暖的火光之中。这时，我开始拼命地往里添加柴火，火更加旺，水被烧得吱吱作响，不安分的树枝在灶膛里噼里啪啦做着抗议。水烧开后我倒上半碗小米，淘洗干净倒入锅里，看着小米在锅里翻滚，一层一层的浮沫顶开了锅盖。我掀开锅盖，拿起锅勺将汤轻轻扬起。此时，锅底火红火红的柴火发出炙人的热量，我偷偷地将家里的地瓜埋进去，约莫半个小时以后，锅里的粥被熬得黏黏稠稠，灶膛里的地瓜也就熟透了，散发出诱人的清香。我火急火燎地扒开炭火灰，掏出地瓜，撕开焦黑的地瓜皮，那香味顺着你的鼻孔就蹿入大脑，勾引起你的味蕾。美味是享受了手却被地瓜染的黢黑，尤其是嘴唇黑黑的一圈，远远地看像长了一圈黑黑的胡须。

下地劳作回来的姐姐总是问我："是不是又偷烤地瓜吃了？"我也不回答她，一溜烟地跑去找小伙伴们疯玩去了。

后来，我当了兵，母亲来信总爱细数家乡的变化，家乡的路宽了，村里的路面硬化了之类的。后来母亲告诉我家里用上了煤气灶，那玩意儿方便得很，一打火就着，做饭可快了，就是灌气不方便，时常炒着菜就断气了，又不得不燃起灶火，所以家里的柴火灶一直留着。2010年，我从部队转业回来进了县城，每次回家我总是看母亲煤气罐里的气够不够用，临走总是把煤气罐灌的满满的。因为有几次，母亲偷偷燃起了灶火，眼睛熏得落下了迎风流泪的毛病。有时，为省几块钱的煤气费母亲硬是自己蹬着三轮车到十几里远的气站加气。2018年，村里通上了天然气，农村彻底告别了烟熏火燎的日子，取暖用上了壁挂炉。我家柴火灶拆除了，被烟火熏黑的厨房也贴上了洁净的瓷砖，换上了干净的厨具。升腾了几千年的炊烟，终于被新时代的文明春风吹散吹远了，留给我们的将是一片蓝蓝的天和对炊烟美好的记忆……

（作者单位：成安县公安局）